

陳煒謨文集

成都出版社

陳煒謨文集

成都出版社

1993年4月

川新登字 011 号

责任编辑 陈伯君
封面设计 陈远星
版式设计 闻 始

陈炜谋文集

编选者 刘传舜

出版 成都出版社
发行 (成都市十二桥路 30 号 邮编 610072)
印刷 成都科星印刷厂
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规格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24.25 插页 3 字数 510 千
版次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书号 ISBN7—80575—394—6/I · 61
定价 16.00 元



陈炜谟(1906—1955)

EAE48/04

目 录

诚实坚韧的作家(代前言) 刘传辉(1)

小 说

轻雾	(21)
烽火嘹唳	(27)
甜水	(44)
狼筅将军	(59)
破 眼	(72)
寻梦的人	(79)
夜	(91)
旧时代中的几幅新画像	(98)
寨堡	(109)

诗 歌

甜水歌	(120)
对炉吟	(127)
总有一天	(130)
永恒	(132)

书 信

与友人书	(133)
------	-------

致杨晦(二十七封).....	(136)
契阔通信(三封).....	(166)

散 文

《炉边》序.....	(184)
“无聊事”——答创造社周全平.....	(190)
我们希望于《泸县教育》月刊者.....	(198)
龙马潭游记.....	(200)
倘若你住在重庆.....	(209)
《日本的威胁》译者弁言.....	(216)
白发.....	(222)
忆郁达夫.....	(225)
俞曲园二三事.....	(229)
债.....	(235)
龙灯.....	(242)
庆祝西南解放应有的新认识.....	(251)
歌颂新中国的春天.....	(254)
谈谈青年思想学习方面的一点倾向.....	(255)
挽鲁迅先生.....	(258)
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	(259)
鲁迅先生与新中国.....	(272)
萌芽与发展.....	(276)
学习鲁迅精神,发扬光荣传统	(283)
怎样认识鲁迅.....	(287)
纪念鲁迅,学习他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	(293)
编辑缀话(一).....	(299)
编辑缀话(二).....	(300)

知识教育与能力教育	(302)
元旦试笔	(310)
且莫悦怕过夏天	(312)
论读字典之类	(319)
语言经	(329)
幽默辩	(335)
男女同学	(341)
二未堂随笔	(346)
偶像论	(346)
非非诗	(348)
关于春联	(351)
论烫伤手指	(356)
民族复兴与民族性	(361)
外快	(363)
挤	(366)
然而我们还得要写	(369)
痴话	(371)
“第五万次”	(374)
海明威的话	(377)
论“不屑为伍”之类	(378)
论“身份”	(382)
编辑室	(391)

评论介绍

《兰生弟的日记》	(392)
论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说	(396)
谈《泽泻集》	(411)

一本极寻常又极不寻常的书	(415)
我看《围城》	(419)
胚珠	(433)
恶火	(439)
高尔基的自叙三部作	(449)
斯脱奇的人志	(455)
记嘉赛	(461)
文艺批评家柴尔尼雪夫斯基	(466)

文论随笔

问耘堂随笔	(471)
人情三反	(471)
文章传后	(473)
法国文学家给青年的忠告	(475)
舆论不可侮	(479)
约翰生论“生”与“死”	(481)
空想·理想	(484)
事实·真实	(487)
文学的美	(489)
文学批评难	(492)
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494)
“从窄处写”	(497)
平淡有佳趣	(497)
火候还欠热	(500)
思想外套	(504)
耐读与不耐读	(508)
我们哪能不反映时代	(511)

文学的偏好.....	(513)
对一切都感兴趣.....	(515)
文学的武器.....	(518)

论 文

非审美的文学批评.....	(520)
小说的使命.....	(522)
阅读·写作·修改.....	(525)
论小说中的戏剧性.....	(529)
艺术的良心.....	(534)
穷而后工吗?	(536)
赞诗.....	(540)
偏好集成.....	(543)
论通俗作家.....	(548)
神圣伟大的工作.....	(552)
小说难.....	(560)
论阅读.....	(563)
谈学习.....	(570)
怎样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	(578)
最困难的一课.....	(584)
好好地做一个文艺工作者.....	(588)
文艺工作者应高举起反帝的旗帜.....	(594)
美国文艺批判.....	(597)
苏联文学给我的教育.....	(607)
革命的导师, 文艺的灯塔	(610)
学习《实践论》.....	(614)
为什么必须批判武训、《武训传》和所谓“武训精神”?	(624)

论文艺的题材与主题.....	(636)
从邵祖平的错误思想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	
.....	(647)
从头学起，贯彻到底	(659)
谈文学在祖国建设中地位和作用.....	(667)
关于《红楼梦》评价的几个问题.....	(672)
论考据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707)

附录

我们需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

——陈炜谟教授谈文艺学习	罗湘浦(753)
冯至送《浅草》四期给鲁迅质疑.....	郑成飞(757)
陈炜谟笔名小释.....	刘传辉(763)

后记..... (768)

诚实坚韧的作家(代前言)

——陈炜谟生平著作概况

刘传辉

陈翔鹤在《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中说：“当时对于稿子，自始至终特殊的努力着的，就莫过于陈炜谟兄一人了。有时若果为着编辑的方便上起见，我们甚至于可以指定一篇外国短篇，或一个特定的题目，守着他，逼他马上就得译了或作了出来。是的，我们中间有谁能以比他，无论对于外国文或本国文使用得那般敏捷，纯熟的呢？”（《陈翔鹤选集》425页）这位被称为“热情，忧郁，和多才多艺”的作家，我们从陈翔鹤、冯至的有关文章中知道，他后来回家乡长期养病，和文艺几乎绝缘了。那么，他的生平和文学创作怎样？回乡养病情况如何？养病后又怎样？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逐步深入，这些问题恐怕是许多人所关心并想知道的吧！

陈炜谟，字叔华，笔名楚茨、有熊、契闊、容舟、斯华年、熊昕等，四川泸县云锦场余家沟人，1903年10月16日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封建书香门第家庭，家有田租一百二十石左右，兄弟姊妹十人，他排行第六。祖父一辈经商发家，父辈开始读书。父亲陈瑞麟是清末贡生，教过小学，民初赴京参加考试，不幸病逝于北京，叔父陈瑞农后留学比利时。父亲病逝后，大哥陈家谟怕弟妹

拖累便分家出去，二哥陈显谟去北京运回父亲的遗体安葬，从此承担起全部家务。母亲姓熊，是个有见识的能干人，常说：“聪明有种，富贵在天；我们是书香门第，就是要送子弟读书。”在母亲的支持下，二哥不惜卖田地送两个弟弟陈炜谟、陈钧谟读书，一直培养到大学毕业。六个妹妹的婚嫁也全由他一手操办。他在给杨晦的信中说：“即使除去感情上的负欠不算，单就我在北京的这几年来的用费，用他的钱总该有 2500 元之多。固然，我还剩得有点不值钱的田可以送给他，但在眼前他就弄不动，这究竟怎么办呢？”（《沉钟社通信选》，载《新文学史料》1987 年 4 期）他又说：“以人论，我的二哥这个人我是十分佩服的。他的性格很好，慷慨，诚恳，勇往直前，无论在家事上或别方面如何失败。自从我父亲死后，他把家里的事担起来，一手承当，对于任何方面的攻击，都不畏葸。并且人很和气、慷慨。他实在是我父亲的好儿子呢。”（同前，1988 年 1 期）

陈炜谟自幼天资聪慧，记忆力过人，很得父亲的宠爱，从小便带在身边读书。父亲病逝后，他上过泸县高等小学，于一九一六年春考入泸县县立中学（四年制）第十班读书。泸县城泸州，地处长江与沱江汇合处，既是全川水路交通的要道之一，又是川南的军事重镇，为各派军阀必争之地，军阀混战连年不断。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泸县学生起而响应，成立了川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宣传队和仇货检查队，纷纷上街讲演和检查日货。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当时泸州城防司令、滇军旅长朱德同志的支持，为解决学生与商界的分歧，曾亲自去泸县中学讲话。中学时代的陈炜谟，一方面积极参加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饱经忧患，亲自目睹了四川黑暗落后的现实，亲自经历了军阀混战的灾难。他中学毕业后，曾到成都某校（可能是成都外语专科学校）专习英语一年左右，于一九二一年秋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预科。

北京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当时正处于五四退潮时期，社会复归一片黑暗，连北大也有点冷清。这对于对新文化运动充满向往之情的陈炜谟来说，不免有点失望，但他仍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和文艺运动。他利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他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正是五四以后大量翻译和输入欧洲文艺思潮与文学作品的时候。”“我读的书很杂。古典作品，浪漫作品，甚至心理分析的作品，颓废主义的作品，象征主义的作品——我都读。”“但有一部分的确是我所不喜欢的，其中就有英国所谓‘意识流’一派的心理分析小说。我不喜欢它的原因是由于它们脱离现实，接近玄学。”（《思想总结》，存川大档案室）大量文学作品的阅读，为他以后的创作吸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为他的翻译介绍打了坚实的基础。

二

在北京读书期间，他很快结识了从四川来的林如稷、李开先、高世华等人，并开始酝酿组织新文学团体。不久，林如稷转学到上海，又联络在上海的一批文学青年，于一九二二年正式成立了浅草社，于次年创办《浅草》季刊，共出四期，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陈炜谟是浅草社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浅草》的主要作者之一，并主编了《浅草》第二、四期。他在《浅草》上发表了四篇小说和一首长诗，虽然艺术上还不够圆熟，但以大胆深刻的内容显露出他的才华。

他在创作上受创造社，特别是受文学研究会和鲁迅作品的影响较深，决心将亲身经历的四川人民的苦难、军阀混战和眼前的黑暗用文艺形式反映出来。正如他后来在《炉边》的序里所说：“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

待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所以他在《浅草》季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轻雾》，与浅草社其他作家一样，也是写青年学生苦闷颓废的，所不同的是用了批判的笔调，谴责了那种挥霍父母的血汗，不认真读书，却到妓院寻欢作乐的颓唐行为，并斥之为“杀人的凶手，蹂躏妇女的第一人！”高梦濂在《读〈浅草〉后》称赞这篇小说的人物代表了时代“一般现代颓丧的青年”，说“描写不错，结构也好”。（载1923年7月26日、8月5日《民国日报·文艺旬刊》）而《烽火嘹唳》、《狼筅将军》两篇，则深刻揭露了四川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兵匪合流造成群众“伏尸百万血流千里”的灾难，把人逼疯逼死的血腥罪行，反映了“蜀中受难之早”的黑暗现实。另外《甜水》一篇，也与当时“千篇一律”的浮面恋爱小说不同，他从门第不相当、贫富悬殊的角度，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爱情悲剧，以致男主人公一时愤激到医院要求施行阉割手术，显得特别深刻。

陈炜谟在一份材料中说：“爱好文艺倒是我的天性，远在一九二四——二七年间，当我在北大念本科时，因为听鲁迅先生的课，又与鲁迅先生时常接近，受到他的影响和鼓励”，于是与朋友们组织沉钟社。“曾刊行《沉钟》周刊，《沉钟》半月刊，沉钟丛书等，有一个时期由于鲁迅先生的介绍，刊物交北新书局出版，后来收回，自费印行。”（存川大档案室）由于林如稷出国留学，浅草社员走散了一些，其中枢移至北京，于一九二五年秋另外成立了沉钟社。前期沉钟社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办《沉钟》周刊，共出十期，于次年八月改出半月刊，共出十二期，另出增刊一期。鲁迅不但帮助与北新书局联系了《沉钟》周刊的印刷出版发行，而且半月刊的封面也是他亲自写信请陶元庆画的。陈炜谟在周刊、半月刊和增刊上发表小说、论文、翻译等共二十四篇。又因选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特别器重陈炜谟的诚

实和才华。

在鲁迅的直接影响下，他这时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更加成熟。在政治上，“我始终不相信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定要依附某一种旧势力，在这样的扰攘之群中，我们定要学猫头鹰叫。”在文艺上，“我们说的却是自己不得不说的话，既不想在假面具下讨好人家，亦不愿在长光镜上欺骗自己。我们自信：对生活的要求无论怎样不奢，但对艺术的希望却一点也不俭。”（《与友人书》，载《沉钟》周刊4期）他同意作家的“每种小说，如果真正了解时，都是一篇自叙传”的说法，认为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情绪、人格、学问和修养，“能容纳作者的经验，把赤裸裸的一个‘我’显示给人家看，小说便是最有力的工具。”（《小说的使命》，载《民国日报·文艺旬刊》3期）他强调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对于当时文坛大量艺术平庸的作品，便不禁要喷出“恶火”，甚至说：“没有天马行空的精神，大艺术家不能产生；没有艰苦卓绝的努力，新文学还是无望。”（《胚珠》，载《沉钟》周刊1期）

这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浅草社、沉钟社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疑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不过，陈炜漠在追求文学的“真和美”的同时，更强调文学的现实性，认为“小说的第二层使命是社会缩影”，反映的是社会现实生活，人物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然而它比现实生活“更真实”，人物更具“类型的个体结合”。（《小说的使命》）他更注重俄罗斯文学和鲁迅作品的阅读，因此他说：“我以为我自己是要称为‘为人生的艺术’的”，“我自己认为我的短篇小说写得很好，颇有柴霍甫式的风味。”（《思想总结》）

他这时的小说创作明显地受到契诃夫、高尔基和鲁迅的影响。他自认为他的小说“颇有柴霍甫式的风味”，不必说了。他的

《旧时代中的几幅新画像》就是在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的影响和启示下写成的，“写中国地主阶级的自私、吝啬、腐败和灭亡的历史命运的。”（同前）鲁迅的小说杂文，他“几乎篇篇读过”。他在给杨晦的信中说：“我先把自己的这一册《彷徨》寄给你，明天我自己另买一本。上边有一篇《伤逝》极好——就单为这一篇也值得把此书寄给你。”（《沉钟社通信选》，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3期）《寻梦的人》显然受到《伤逝》的启示，从经济基础上写了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并从经济制度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法律的虚伪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整个沉钟社时期，他小说的热情似乎减少了，却显得更平淡、冷静、深刻，艺术手法更加多样。

陈炜谟于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七年先后出有《信号》和《炉边》两个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十二篇，序言一篇，尚有《轻雾》、《烽火嘹唳》、《甜水》、《在轨道上》等篇未收入。这些小说有一半以上是取材于知识分子生活和青年男女爱情的，即使写爱情也并不是卿卿我我，把肉麻当有趣，而是通过爱情的描写，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另一些小说如《烽火嘹唳》、《狼筅将军》、《夜》、《旧时代中的几幅新画像》等，都直接取材于四川，反映了四川的军阀混战和农村黑暗落后的社会现实。可惜的是《信号》找不到了，其中几篇未在报刊上发表的小说，如《小阿农的升天》、《静莲》、《上帝和棋之残局》就不知其内容了。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浅草社、沉钟社作了比较高的评价，特别肯定了反映“蜀中的受难之早”的作品，称陈炜谟是“未尝自馁”的作者之一。在书中选了他四篇小说，即《狼筅将军》、《破眼》、《夜》、《寨堡》，这不但是浅草社、沉钟社作家中所选作品最多的，而且是全书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三个作者之一。

陈炜谟在从事创作的同时，也进行文艺理论和翻译评介。他

的第一篇文章并不是创作，而是《读〈小说汇刊〉》（载1922年12月《小说月报》13卷12号）的评论，对收入《小说汇刊》中的作品一一作了分析评价。接着在《民国日报》的《文艺旬刊》和《文艺周刊》上发表了《非审美的文学批评》、《小说的使命》、《近代剧中的家庭研究》等论文，反映了他最初的文艺观点。在《沉钟》周刊和半月刊上，他先后发表了《胚珠》、《恶火》、《女人——爱情——结婚》、《兰生弟的日记》、《高尔基的自叙的三部作》、《论坡（E·A·Poe）的小说》等评介论文，反映他既要求文学创作真实反映现实生活，又反对粗制滥造和违背艺术自身规律的文学主张。

他对尼采思想的分析，对爱伦·坡小说的论述，都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胚珠》对易卜生的创作方法，随时留心记录日常生活中的感触以及戏剧构思写作过程的分析，十分精彩。（载《沉钟》周刊1期）《恶火》对契诃夫的小说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价，说他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在中国只有鲁迅笔下的“圆规”和阿Q才可以媲美，称他是“伟大的平凡的悲剧制造者，日常生活的记录者，起死回生的医生。”（同前6期）在《高尔基的自叙的三部作》里，对高尔基的特殊生活经历和自传三部曲的内容艺术特点作了介绍，认为是“一部丰富的‘人物志’”，人生的珍宝。自传三部曲所以成功，主要是取于作者特殊的生活经历，铁一般的真实，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和“如实从人生中取来的经验”。（《沉钟》半月刊4期）

他在《沉钟》半月刊发表了不少翻译，有安特列夫、契诃夫、爱伦·坡等人的小说，也有法朗士、吉辛、小泉八云等的论文散文，译笔流畅传神。从“沉钟丛书”的预告中，有他翻译准备出版的高尔基的《世界上》、《我的大学时代》，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可惜这几本翻译都未能出版，译稿亦不知下落。

三

陈炜谟于一九二七年夏毕业于北大英文系，先后在河北女